



散文評審委員



委員兼召集人

尹雪曼先生

河南省人，國立西北大學畢業，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碩士。曾服務新聞界多年，並曾任教於國立成功大學、私立中國文化大學、藝專、政戰學校及世界新專等校。著有文學理論、長短篇小說、散文等書三十四種，並曾以「海外夢迴錄」一書獲教育部學術文藝獎文學獎。現任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教授、中華文藝月刊發行人。



評審委員

侯健先生

山東省荷澤縣人，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、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英文系碩士、美國石溪紐約州立大學英文系博士。曾任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、研究所教授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員、考試院考試委員、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。著有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、二十世紀文學、文學思想書、文學與人生、中國小說比較研究等。



評審委員

李銓先生

福建省林森縣人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，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兼訓導長。著有昭明文選通段文字考、孝經疏證、新譯四書讀本等書。



評審委員

羅宗濤先生

男，四十八歲，廣東潮安人，國立政大中文系研究所博士班畢業——文學博士，曾任政大中文系主任兼中文研究所所長，現任政大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。著有慧能、作獅子吼、敦煌變文、建安虞氏新刊五種平話，王維詩的特徵，詩中有畫，中國文學的國家觀、詩與感覺等，數百萬言。



評審委員

段彩華先生

江蘇省宿遷縣人，民國二十一年元月十八日生。十八歲時即以處女作中篇小說「幕後」一書馳名，三十五年來創作更豐，出版小說集有「花彫宴」，「五個少年犯」，「段彩華自選集」，「鷺鷥之鄉」，「流浪拳王」，「雪地獵熊」，「龍袍劫」等十四部書。曾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，現任幼獅文藝主編。民國四十一年獲過中華文藝獎，五十五年獲過國軍文藝金像獎，至今仍寫作甚勤，為貫串三十餘年來的作家。



評審委員

邱七七先生

湖北省興山縣人，民國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生，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肄業。曾任岡山空軍子弟學校教師、教務主任、校長。現任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理事長。著有「火腿繩子」、「這一代」、「塩梅集」、「歐遊掠記」、「魚雁傳心聲」、「婚姻的故事」等書。

散文創作獎
得獎人作品

水芝

散文第一名 陳幸蕙



陳幸蕙

民國42年8月15日生

漢口市

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

經歷／

曾獲文豪小說獎、幼獅

文藝散文獎、中山文藝

獎。

現職／

國防管理學院講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／

出版有「二十年目睹之

怪現狀」研究(學術論文)

閒情逸趣、采菊東籬下

(文學賞析)、昨夜星辰

(小說集)、群樹之歌、

把愛還諸天地(散文集)

等。

仲春午後，簷前有風。

在稀疏的日影裏，闖起膝上那本「革命先烈傳」，心裏有一種澈悟後的明淨。

記得第一次讀秋瑾傳，知道秋瑾在從事革命，赴日讀書之前，就已經有了一雙兒女時，內心曾深受震撼。

因為，一個生活在舊式社會的婦女，一個已經做了母親的人，竟毅然放下家庭、放下傳統的三從四德、放下最最鍾愛牽掛的兒女，而走上另一條壯烈亮麗的道路——那究竟是在一種怎樣不尋常的狀況與心態下，投注了多少的勇氣與決心，才促使了一個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子為人媳的女人，割捨下她生命中最重要部份，做下如此重大的決定呢？

以後，翻閱了更多的資料，讀過秋瑾那血淚斑斑、才華橫溢的詩集文章之後，才終於了解，吳昊青天、燦燦白日之下，這一個拋家棄子、喜酒善劍的奇女子，竟原是一個多麼忠於自我、忠於時代的性情中人。

——身不得，男兒列；心卻比，男兒烈。

——濁流縱處身原潔，合把前身擬水芝。

雖然，人人都說她是鑑湖女俠，是中國的羅蘭夫人，是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位女義士，但，做為一個有血有淚有愛的人，她卻是亂世裏，一株清醒獨立，不與污濁妥協的水芝。

是的，潔淨的水芝，強韌的水芝，高擎著理想，把自己活成典範的水芝，當她昂然而立，臨波鑑影，那俯看激流、專注執著的姿態，並不是為了要辨識自己的形貌，而只是熱切地想以清芬的倒影為明鑒，去為時代的濁流，投下一方沈澱沙石塵土的晶瑩，以澄清天下罷了。

畢竟，八十年前，在京師粉飾太平的繁華世界裏，身為兵部郎中王廷鈞夫人的秋瑾，既是湘潭鉅富王黻臣的子媳，又是北京城西椿樹衙那巨大宅院的女主人，她原也可以不問世事，深居簡出，在自家衣食無虞的城堡裏，安享她富家少奶奶的生活的。

但生當那樣一個風雨飄搖的亂世，懷抱著憂國憂時的激越，敏感熱情的秋瑾，卻無法以個人的錦衣玉食、養尊處優自安；在每一個悲天憫人、沈思生命意義的日子裏，她都渴望能自那有著綠水紅蕖、蒼松翠柏的巨大宅院中走出，自安逸舒適的生活陷阱中走出，自牢不可破的舊觀念對

女性所造成的桎梏中走出，去吞吐自由的空氣，去開拓一個光明充實，更有價值的人生。

在秋瑾豪氣千雲的觀念世界裏，那些綾羅綢緞，簪釵環佩，那些瑣瑣碎碎，屬於閨閣人物的小玩意，全不過是金的枷、玉的鎖、錦的繩、繡的帶，完全縛住了一個有作為的女人，所可能的有作為的一生而已。

因此，當拳匪橫行的義和團動亂，如火如荼地蔓延開來，這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，遂也如一枚轟然響起的巨雷，在她平靜但卻苦悶的日子裏爆開。

北京城內，拆鐵路、燒教堂、殺教民的恐怖行爲，日復一日，愚蠢荒謬地上演著。混亂的秩序，不熄的烽火，顛沛的歲月，流血的人間，那真是一個「儒士思投筆，閨人欲負戈」，所有有心肝、有熱血的炎黃子孫都感到憂急如焚的危險年代。

而年輕的秋瑾，在落日餘暉的北京城中，痛苦地目睹干戈之後敗落的山河田園，承受著國已不國的切齒悲憤，她的熱淚奔騰著，血脈賁張著，心緒澎湃著，這是第一次，她那麼清楚迫切地感覺到，時代需要她，而她，也多麼需要拋開一切，縱身躍入時代的洪流，在到處風起雲湧的革命狂潮裏，去增添一股推波助瀾的力量。

於是，隻身負笈日本，充實自我，勇敢地走向那茫不可知的異域，便是在這樣不能自己的心下，所付諸實踐的第一個具體行動，那也是一個像她那樣情感豐沛的女性，對自己的能力、智慧、情感的堅強度，所做的初步試探與考驗。

——「不想兒女嘍？」

而自從投身革命以來，不論是在東京青山實踐學校，還是在紹興她和徐錫麟所共同主持的大通體育學堂內，想必有多少人曾以這樣關切的眼光，探詢的言語，有聲無聲地問過她，然而，她都只淡然一笑，既不回答，也不不回答。

做爲一位母親，同時，做爲一個投身革命事業的女人，秋瑾早就知道，她是必須忍受比別人更多的危險、更多的煎熬、更多的誤解，以及更多訝異的眼光；然而，爲了忠於內心那個呼喚她的聲音，爲了貫徹當初所做的選擇，爲了實踐自己一直所秉持的理念，爲了成全心底那洶湧翻騰的家國大愛，她仍然決定咬牙放棄做母親的權利，犧牲兒女擁有母親的幸福，強忍住那一份不爲人知的辛酸，將痛苦悄悄收藏在心底。

——俗子胸襟誰識我？英雄末路當磨折，

莽紅塵，何處覓知音，青衫溼。

透過那樣蒼涼寂寞，卻又充份流露了承擔理想之勇氣的詩句，我們可以看出，饒富悲劇精神

的秋瑾，是早就預見了自己最終的命運的；但是，她不會選擇逃避，當斷頭瀝血的時刻終於來臨，她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那快義壯烈的道路，完成了她求仁得仁，可歌可泣的一生。

因此，秋瑾的寂寞，是勇者的寂寞，是英雄的寂寞，是超越時代的先知的寂寞；而秋瑾的詩，則是以一生俯仰無愧的熱情塗繪而成，是以鮮血激濺在紙上所留下的生命軌跡，那樣感天動地的好文章，那樣無私純淨而光明的胸懷襟抱，那樣鍾情於時代，卻忘情於兒女的家國大愛，我不禁想起林覺民「淚珠和筆墨齊下」的「與妻訣別書」；想起方聲洞稟父絕筆的悲壯家信；想起吳樾在刺殺五大臣前，留給未婚妻的遺書，以及那位深明大義的女子所還贈的詩句——「勸君愛國救同胞，幾個男兒意氣豪？愧我無才能共事，莫因離別賦牢騷……」——唉！一部「革命先烈傳」，都是這樣至性至情，令人掩卷不忍卒讀的故事，或許我們只能說，那一部沈甸厚實的史冊，乃是人性深處至真至善至仁至勇的美德，所做的最光輝的凝聚。

六月六日，秋風秋雨；八十年前古軒亭口刑場上，含笑走入歷史的強者秋瑾，如今是安息在杭州西冷橋畔，也安息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裏，朗朗乾坤，也早是青天白日的世界；但是，太平和靖的歲月裏，風簷展書而讀，遙想那風起雲湧的偉大時代，追摹那慷慨任俠、英氣逼人的強者形象，動容起敬之餘，也忍不住泫然欲淚。

是的，做爲一個以愛爲職志的人，秋瑾是熱熱烈烈、深深切切、澈澈底底地愛過了；在歷史的長河裏，自許爲水芝的她，果然以自己的一生，證實了她不是孤芳自賞，獨善其身的澤畔植物，而是確確實實高擎著理想、激濁揚清、以身殉道的一株水芝。

課桌與講桌

散文第二名 羅瑞玉



羅瑞玉

民國43年9月3日生

臺灣省嘉義縣

高雄師範學院教育學系

畢業

經歷／

教師工作九年（小學教

師五年、中學教師二年）

現職／

高雄市立中正高工教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／

曾以「鞋」一文獲第二屆

全國學生文學獎，大專

組散文第一名其餘作品

散見各報。

最後一個同學離位後，偌大的教室驟然寂靜了。

只剩下課桌和講桌，依然堅持著原來的秩序。五十六張課桌椅排成七排八座，整齊地佇立著，像一隊訓練有素的兵陣，悄然無聲，翹首仰望。

而講桌，高高地獨立，在教室最中央最前面的地方，似有領袖羣倫的威儀，卻又不勝其孤獨與單調，縱使那高出課桌的半截身軀，正可以審視顧盼，而被摒於羣桌之外，想也有一番寂寞的滋味。

就這樣一個小小的世界，卻自成一變化的天地。生命的成長，心靈的交會，時而喧囂沸騰，時而低沈迴旋，思想與德性，言語與文字、理想與現實……一場一場無止的接力賽，永遠進行著。

曾經我也是一個努力的賽員，極力想追逐奔跑，唯恐滑行跌倒，接棒落空；幾時又成了裁判，定奪乾坤，難免急切地希望那不斷快速地迭造佳績，縮短每一個賽程！

細數生命的行程，從這一張課桌到那一張課桌，來來往往，費掉的竟多是青春美麗的時光，分分秒秒、戰戰兢兢，卻也享受不盡那來自講桌最中最高的一方，正視與關懷，鼓勵與期盼。

我愛那坐在課桌時的安穩與無憂；喜歡偏據一方，讓思想馳騁，任孺子的情懷，游移探索；願是一葉扁舟，在無盡的汪洋，縱如凌駕，又能順利抵達彼岸；然而最令人坦然蕩蕩的，卻是行立在講桌之上。灑落的是霽風明月，傳遞著智慧心聲，那是唯一值得自傲自尊的站立，即使有臨淵履冰的戒慎恐懼，倒也是另種美麗的哀愁。

一行一行課桌像工整的詩句，寫著孩提稚情美夢，少年時代的憧憬追尋，更多的是成年後的心志與責任，徘徊之間，也是足以讓人終生吟詠，反覆歌頌的詩篇啊！

稚情

第一次坐在課桌前，是疑懼、羞澀與好奇的。

在那破陋的山村小學，面對著幾乎與身子一般高的桌子，缺了坐板的椅子，心中無限委屈，想哭又害怕，淚在眼眶裏打滾，一坐下來，桌面擋去視線，聽也不清楚！又急又氣，只好半跪半撐著，等到老師叫了我的名字時，竟忍不住的嚎啕哭泣：

「我看不到黑板！」

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老師，溫和地從講桌走下來，牽著我的手，選了中間排最前面的座位說

：「來，你坐這兒，聽老師唱歌。」

那聲音平靜而堅定的，是迷途中親切的呼喚，我求知的生涯自此展現了寬濶的坦途，一起步，我幸運地接受了最正確的引導；個子矮小的我，因緣坐在離講桌最近的位置，那也是離智慧國度最短的路程吧！

我們在高低不平的泥地板上，唱跳奔跑，讀書寫字，凹凸搖幌的桌面，和我們顫動的手，使得粗糙的簿子上，扭動了更多爬行的蚯蚓，老師卻耐心地握著我們的手，一筆一畫地寫著，那之間，卻寫出了無限的希望。

流著鼻涕，灰頭土臉的孩子，傻傻地跟著老師唸「ㄅ、ㄆ、ㄇ」拼音、演算，然後神奇地被帶入了另一個寬濶的天地，桌椅也許破破爛爛，穿的衣服寬鬆泛白，而年輕的老師卻相信知識可以讓我們更富足，德性可以叫我們更明理，努力地創造著美麗的春天。

頑皮野性的我們，並不是乖乖地坐在課桌，有時老師一轉身去寫黑板，我們早已溜到大草場去捉蜻蜓，挖蟋蟀，爬到樹上去掏鳥窩，摘芒果了，等老師回頭時只好急得滿頭大汗的一個一個揪著衣襟回來。跪在講桌前面。

對於講桌，又敬又怕，字寫壞，上課偷懶了，考試退步了，處罰挨板子的地方就是那高高的講台，然而接受掌聲最多的地方也就是那裏，講桌就是榮耀，是尊嚴崇高的，我們敢把課桌當戰場，當格子跳，玩過河的遊戲；誰也不敢把講桌移動一下的啊！

當然，碰到那些我們「討厭」的老師，就不一樣了，還記得四年級，換了一個不太好看的女老師，說話粗粗的，一進教室，見我們鬧哄哄的，就要我們全班罰站，閉著眼睛，深思，要我們每天背十句成語……好多規定，於是，大家決定做一件讓她害怕的事。

一天早晨，大家特別安靜，老師進教室了，全班屏息凝神，等待一場驚奇，她打開抽屜，準備點名，「碰！」一聲，隨著抽屜一開，一隻活生生的青蛙蹦了上來，全班大叫，笑成一團，我們的老師居然一反平常嚴肅的臉，露出美麗的笑容，要大家坐下來，說：

「小時候，我捉過的青蛙比這一隻還大呢！」

那一天，我們唱著「太平年」，一隻蛤蟆一張嘴……那是多麼快樂的一天啊！

事實上，兒童時光中多是那樣快樂的，我們在課桌的抽屜中養著蠶，在桌縫邊塞紙條，下雨

的時候，漸漸瀝瀝的滴雨從屋頂上滲漏下來，大家忙著拿鉛筆去裝雨，男生已經把小紙船摺好了，我們也在桌面上畫清界線，與男生誓不兩立，大家都是樂觀而又堅強的。

難忘的是自講桌那兒接過來的簿子、試卷、獎品，那溫暖的紅墨水藏著老師無私的愛心，寬容與關懷，儘管小學畢業後，有的捲起褲管走入田中，有的掄起衣袖去當工人，有的學了裁縫，有的進入工廠，有的幸運地又坐在課桌中，然而，每當回想那跳躍在課桌中的歲月，想著講桌前老師的期許的眼神，都忍不住要高興起來，也更有耐信，更有信心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。

渡

師專一年級是我坐在課桌前最灰暗的階段。

開學，全班抽座位，我抽到了第七排第八個位子，五十個人，我的旁邊沒有同學，那是靠窗的位子，離開講桌好遙遠，接著，我發現自己近視了。

配一付眼鏡要五百元，我怎能向推著涼水攤子六十歲的父親要呢？於是在模糊中，我看不清講桌前老師們的容貌，也在那許多瓊珠的言語飄逝了。

我的課桌裏卻擺滿了許多小說，無論數學課、英文課或是公民課，我自己徜徉在自己的世界裏，倦了，看著窗外，想著心中起伏不平的疑慮，有時不免妬恨造化弄人，以第一名的成績卻窩在這裏，大學的夢又是那樣遙遠，如果不是家中貧困，又那會沈落在此呢！

又是哀怨，又是愁思，又覺前途茫然，又感到人生毫無意義，十六歲的我是寂寞與無奈的，而生命的過程頓然確住了，我不是快樂的舟子，面對著浩瀚的宇宙，我無槳無舵，何處是歸程？無睹於試卷上殷紅的分數，無視於被老師猛然從課桌上叫起的驚悸、勸慰與關心都像丟入大海的石子了。

只有在週記，在作文才能傾吐我憤懣的言辭，我幾乎要恨起這個世界了，秋深了，導師要我們寫一篇有關秋天的文章，我擬了秋思的題目，滿篇秋愁，悲慟萬分，那真是開學以來寫得最長的一篇。

黃昏時，上完課，導師忽然叫我到課桌前，把本子親手交給我。

「你的作文寫得很好，這一次你參加作文比賽，好好珍惜。」

說完，走了。同學們也陸續地離開，空蕩的教室只有我一個人，回到座位，我打開作文簿，赫然夾著一封信。

「孩子，五百元拿去配好眼鏡，才可以看得清楚。」
而作文本上溫暖的硃字浮現

「文貴溫柔敦厚，杜甫在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中寫著『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。』不正是最寬濶的胸襟？與其做一個看天的哲學家，不如做一個耕田的農夫。」

暮色氤氳中，我看到遠處的燈光亮起，我的心也明亮了。課桌到講桌，短短的距離，也許就是巨川，但是，只要有心，把握機緣，終能成功地找到迷津，安渡彼岸。

追尋

人說世事如棋，當你站在講桌之前，對視著那坐在課桌的青青子衿，你才會覺得整齊的課桌正像刻畫深入的棋盤，而那閃耀著光芒的棋子，就叫你躊躇不已，怕一舉手，弄亂了一局棋，如果是有超越透視的智慧，你怎敢扳動任何一個棋子呢？

做不好一個棋手，還是安穩地當一個棋子，然而決定勝負的還是你自己。

我決心從小學的講桌回到大學的課桌時，同事們嚇了一跳。

「多可惜，一去四年，少掉的薪水，可以買一棟樓房了。」

「你知道，上完大學，已經卅歲了。」

「趕快生個孩子吧！女孩子只要把丈夫管好就可以了。」一個同事更是斷然建議。

「讀了書之後，你還不是要回到講桌上。」

的確，我還是要回到講桌上的，我喜歡看那些純稚可愛，煥發著生命的光輝，我喜歡那輕輕彈去璞玉上灰塵的喜悅，然而，可坐在課桌，靜聽教授們睿智的哲理，卻是一種幸福啊！年齡、婚姻、金錢……那都不是求知的條件，如果你能想到就去，現在去讀，都不算晚，要比將來再讀都要早的，若有機會，我是寧願一輩子都當學生的！

我選讀了教育系，大學四年，教室的課桌椅是不固定號碼的，你想坐那兒就坐在那兒，就如同大學本身教育，本來就是教你抉擇，學會思考，能夠判斷，對於講桌那一方傳來的靈光，給予的智識果子，我學會了怎樣調整課桌位置再也不是拎著一個水桶，進了教室，大大小小的石子都撿了，我努力讓自己的心智成爲篩子，可以過濾，也訓練自像蜜蜂一樣，吐哺自己所學，釀出甜美的蜜。

我珍惜這黃金燦爛的四年，不輕易離開課桌，保持全勤紀錄，白天上學，晚上回家，我仍是盡職的主婦，大四，整整一年，懷著身孕，挺著大肚子，擠在狹窄的課桌裏，而一點不曾疲倦，完全來自講桌一方給予的支持與啓發。

畢業時，我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全然的新生，也領回第一名的獎狀，我感謝所有的人，更感謝上蒼，讓我渡過這充實的四年。

世事如棋，下棋的是你自己。

心傳

每天中午，我都要在講桌前陪學生用餐，然後午睡，這天醒來，發現桌子上有一張字條：

「我不相信，你會毫無條件的愛我們，我們憑什麼信服你的道理？」

字跡雖然工整，語氣卻是尖銳的，忽然我發現站在高高的講台上，是如此不勝寒冷，居高臨下，面臨的是萬丈深淵，當那些孩子在倍嘗挫折，背著重重的書包在霓虹燈閃爍的街道中去擠補習班，在到處是酒家餐廳、咖啡座的市上，在自我與社會，理想與現實，處處名利誘惑的世界裏，我能給他們一些什麼？怎樣讓他們毫無猶疑地抉擇肯定，走出自己的路，我用什麼去導引他們攀登絕壁深涯，順利地到達平原？想著想著，我不禁怵惕驚心了！

關愛並不在言語中而已。一個老師愛學生，本就是無私純然的，然而師生之間，並非天生油然，在比父母們缺少那一絲血脈牽連，誰能告訴你愛是毫無條件的，我謹慎地思索檢討，在許多慷慨激昂的呼聲裏，我是否只注意到自己在做一場演講，而忘記了聽眾們是否需求？每天上下樓梯，早出晚歸，是否只是在證明自己是個好老師而已，我只是在賣弄自己的博學多能，而全然未能顧及學生們連接棒的能力也沒有嗎？

望向課桌，那些孩子，他們的眼光是熱切，當他們還有疑問，就能學習，我要給他們的不只是知識，還有求知的方法，我不能只給他們愛心，我要教他們懂得去愛人，如果一方教室正像一座園圃，如果我自擬園丁，對於那一棵苗樹，我要給予的不只是陽光，無限制的施肥澆水而已，當他們受蟲害的時候，橫長枝桠，我也要忍痛去裁剪華而不實的枝葉，而最重要的是，如何培之固本，讓他們有自我向上，生存的能力，可以承受風雨雷擊，不斷向善生長啊！

回想著兒時山村小學中，我的老師們在講桌裏遞給我的關愛，想著師專時導師無言的教誨，想著自己坐在課桌時執著與追尋，我知道，我該給這個孩子怎樣回答了。

讓我先為他們立心吧！在眾課桌之前。

夕陽的餘暉透過五樓的窗戶，把講桌的影子拉得好長，平鋪迤邐而過，我關上了門，暮色漸濃，回首投望，迷濛中已分不清講桌與課桌，但願那是真正的融合，講桌何嘗不是課桌，學習終究是無止境的！

燈

散文第二名 徐高鳳



徐高鳳

民國51年8月5日

青島市

北市師專畢業、目前在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進修。

現職／

國小教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／

「昨夜星辰昨夜風」、

「那一天就要來臨了」等

散文作品。

濃濃的夜裏，有一盞盞的燈；一盞盞的燈裏，有濃濃的情。

我很喜歡燈亮的感覺，那種溫暖的氣息，融融漾漾的深情，使我覺得很幸福。

經過商品店時，我總喜歡佇足欣賞櫥窗的陳列的燈。一盞盞的燈，就像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，正期盼著大放它們生命中的異彩。

一盞燈，曾是殷殷的叮嚀，聲聲的呼喚，濃濃的深情；一盞燈，曾給我滿懷的希望，也曾牽引我安然地步過成長的崖壁。當屋子裏的燈一盞一盞的換過，我彷彿看到那些由暗而亮的燈光，正漾出一池幸福的漣漪。

燈泡

記得小時候，家裏客廳中央吊著兩個相組合的燈泡，一大一小，平常吃飯，做家務時，就點大燈泡。而夜裏睡覺時，就點著小燈泡。我稱這種一大一小相組合的燈泡為「母子燈」，我喜歡看它們相依相偎的姿態。

有一次，到同學家玩，看到她家客廳的天花板上，掛了一盞圓形的燈，是由六朵像鬱金香的花朵聚集成的，有好多種漂亮的顏色。燈座的四周，還垂掛著許多晶亮的穗子，風一吹，穗子會晃啊晃的響出美妙的樂音。我心裏想著：要是我家也有這麼一盞漂亮的燈，那該有多好啊！

回家後，看到家裏的燈泡，愈覺得黯淡無光。媽媽叫我吃晚飯，我竟生氣的對她吼著：「爲什麼我們家裏沒有漂亮的圓形燈。」吼完後，我賭氣的跑到房裏睡覺。

夜裏醒來，看見客廳的大燈泡仍亮著，我好奇的探出頭，從小窗口看到母親戴著老花眼鏡，手上拿著針線和我的白上衣，她邊縫邊打瞌睡，好幾次因爲針扎到手而醒過來。看到這情景，我眼裏直想掉淚。

後來，在國語課本上讀到安徒生童話故事的「賣火柴的女孩」，內心有著莫大的感觸。這時候，我已經五年級了，歲月使我成長，知識讓我學會判斷與體諒。漂亮的圓形燈對我已經不那麼重要了，我已懂得去體恤父母的辛勞。凝視家中的「母子燈」相依相偎，想起賣火柴的女孩，倚在別人家的窗下，抖著身子，靠著擦亮的火柴取暖。就深深地覺得自己是多麼幸福呀！

如今，搬到了新家，看到的是一盞盞白花花的日光燈，心裏不禁懷念起昔日那淡淡柔柔的燈泡，是不是因為失去了才更覺得可貴呢？

檯燈

回顧生命的旅程，惠我最多的，是那盞一點也不出色的檯燈。

這盞檯燈的樣式一點也不新穎，顏色也不美，唯一特別的是，燈座上面蹲著一條可愛的小狗。晚上我做功課時，便把桌上的檯燈扭亮，當燈一亮時，就看到小狗親切的微笑。我覺得小狗比白天更可愛，也許牠也喜歡溫暖亮麗的燈光吧！在燈光的照耀下，我像一條好吃的魚，游進了浩瀚的學海，貪婪的汲取營養。在筆記本裏，我似乎聽到老師們悠揚的音調，吐出智慧的語句。也彷彿看到老師親切的眼神，和藹的面孔，正對著我微笑。

讀累了，我把眼睛移到窗外，看那安詳的燈光，流瀉在樹隙，撒下一地疏朗有致的蔭影。輕吻著花兒，輕跳在窗上，任何東西，只要經過它輕觸，都會煥發著些許的光輝，有時候，我會對著牆壁，玩玩影子遊戲，扮扮鬼臉，欣賞自己滑稽的樣子。

有時候考試考不好，生氣的把書本摔在桌上，常常會把檯燈震得「坐立不安」，這時燈座上的小狗，就好像「汪！汪！」的叫著：失敗為成功之母！失敗為成功之母！當我再度扭亮檯燈，拿出書本來研讀時，小狗又給我一個親切的微笑。

就這樣，檯燈陪我度過了十六個春天。如今師專畢業，獨自在異鄉教書。原以為再也無法讓檯燈陪伴我，然而，由於內心的抱負，使自己又踏上另一階段的學生生活。於是我又把這盞檯燈搬到宿舍，陪我挑燈夜讀，忍受冬夜的寒意。

雖然這盞檯燈已老舊，但性能還是不錯。十六年的相處，讓我們產生了濃厚的情意。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當遇到挫折、失意時，它都會靜默的聽我傾訴。檯燈座上的小狗也是同樣地可愛，它們使我的日子過得更紮實，也治癒了我的思鄉病。

「悠揚歸夢唯燈見」，桌上的這盞檯燈是最了解我的心情，它使我記起父母殷殷的叮嚀，讓我積極抖擻地邁向人生光明的大道。

心燈

在一次的颱風夜裏，村子裏的所有燈都熄滅了，家裏一片黑暗，窗外的大地也呈現出一片漆黑，這時我爲了找蠟燭，而絆倒在門檻上，腳痛得跛著，內心卻感受到眼盲人的痛苦。

有一次到民衆活動中心參觀「殘障者生活作品展示會」，看到那些細膩精巧的作品，著實讓我感動，使我想起「愛的教育」中，老師對學生說的一段話：你們想一想，盲童們多麼可憐，既看不見藍天、豔陽、皓月、繁星；又看不見紅花、綠葉、青山、碧水；連他們父母、兄弟姊妹的面貌也看不見；白天和晚上都分不清。其實他們不是沒有痛苦，而是他們絕不悲觀。眼睛既然瞎了，自己無論怎樣哭，怎麼難過，也是沒有用啊！何不想開一點，心明強於眼明！還是努力奮鬥做個殘而不廢的人吧！

在我們的心中，如果有著一盞希望、關愛的燈，世界將變得更可愛，更溫馨。不是嗎？

在每一次淚眼中，每一次失意時，內心總會亮起一盞燈，像是對我說：「不要灰心，我永遠爲你亮著。」是的，「天地一沙鷗」的主角爲了實現自己的理想，還不是忍受了無數次的羞辱和失敗啊！

看到汲汲於追求名利的人，我總懷疑，在他們的生命裏，除了名和利外，難道就沒有什麼值得去尋求的嗎？一個人如果只一味地追求自我的名與利，到頭來，終會感到高處不勝寒。因此唯有懂得去關愛別人，熱愛國家，關心社會的人，才會享受到真正的快樂。

心中有著希望關愛的燈後，更能不斷的自我期許，自我琢磨，堅持自我，肯定自我。待一番磨鍊，一番悟徹後，更典當成一份完整的關愛，把它散佈在每個需要的地方。同時也以樂觀進取的態度，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將滿心的希望，化成服務人羣的具體行動。由於心中滿懷希望關愛，使我感覺自己對工作的喜愛，一天比一天深，一天比一天濃。

智慧之燈

「雨中黃葉樹，燈下白頭人」、「衆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」不知有多少人，在燈光下絞盡腦汁、不眠不休的完成傑作？也不知有多少重要的發明、偉大的思想是在燈光下萌芽、構思而至完成？俯首燈前，人的智慧綻放了芬芳的花朵。

文化是全人類共同創造滙集累積而成的。經由語言、文字……，透過教育的活動，使文化擴大到個人生存的時間空間以外，集合大家的智慧來研究、創造，使文化能一代一代的傳遞下去。因此語言文字的發明，對人類的文化，有著很大的幫助。由於語言的發明使人類的思想得以溝通，並因而合作來征服自然。而文字更紀錄了人類的生活經驗，保存和累積有關人類的各種資訊、發明。

歷史文化是人類的智慧之燈。從智慧之燈裏，我們可以吸收到先聖先賢的智慧，了解古人治

學處世的態度。歷史文化是我們的根，這堅韌的根，使我們不再有飄浮無根的感覺。

左宗棠「身無半畝，心憂天下；讀書萬卷，神交古人。」車胤「囊螢照書」、匡衡「鑿壁偷光」、孫康「映雪讀書」、江泌「隨月讀書」……這些人爲吸取先人的智慧，而想出各種方法讀書，這種勤學的精神，更值得身爲現代的我們來學習。

面對著浩瀚的智慧之燈，更覺得自我的渺小，以個人短暫的生命，是永遠無法讀完這本寬濶的「書」，因此更要心懷謙虛，時時學習。

明燈

在每個危難的時刻，總會有一些眼界高遠而智慧高超的人挺身而出來奔波，把希望的種子散播各地，使它在人們的心中發芽，熱烈地鼓舞起勇氣，爲國家的前途而奮鬥。他們獻出一己的生命，爲的是點燃起一線光明，使後代子孫得以享有幸福而安定的生活。

先賢先烈們是一盞盞的明燈，照亮了我中華的前途。如今，三民主義是我們反共復國的明燈。

國家需要有明燈來指引迷津，而個人又何嘗不是這樣呢？在我成長的歷程中，父母、胡老師是我的明燈。還記得，在燈光下，父親教我背九九乘法表，撥動著鬧鐘的長短針學著認識幾點幾分，更用著帶有山東腔的音教我唸英文字母……。多少個嚴冬酷暑，母親晚睡早起的忙著家務，做我喜歡吃的菜，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，熨得挺挺直直，爲了讓我們享有更好的生活，她在家務之餘，還要忙著做副業。而胡老師是個學識淵博、平易近人的老師，她對待學生一視同仁，不因誰家有錢或長得漂亮而偏愛，由於她的鼓勵，使我更懂得上進。

受到的關懷愈多，愈覺得自己付出的太少。時時懷著一顆感恩的心，期盼自己也成爲學生心中的明燈，當學生遇到挫折時，給予慰藉，給予奮發的信心。讓失去母愛的孩子，得到溫暖和關愛。

我愛燈。燈下的世界是幸福、溫暖的。泰戈爾說：「假如我富有天空及全部星辰，富有世界及無盡的財富，我仍將有所請求，但是我將滿足於最小的一角，只要佔有了她。」縱然星光清麗如詩，天上有仙境，而我卻只愛這溫暖的人間燈火！

有情種種

散文佳作 郭鶴鳴



郭鶴鳴

民國41年5月22日生

台灣省台南縣

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班

二年級、台灣省立北門

高中教師。

經歷／

台北市立建國中學教師

現職／

建國中學教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／

心香三瓣（64年年救國

團金獅獎徵文大專暨社

會組第一等獎），心香

三瓣（68年教育部文藝

創作獎散文組第一名）

青澁的脚印（70年聯合

報散文獎第一名）

其一

教室旁邊有一株木棉，花開時節，一樹橘紅燭亮了大半個校園。這幾天，風一起，只見滿天飛絮，半帶輕狂，依依地黏人的衣，攀人的髮，一似予人以最溫柔最解語的撫觸。於是，我寄給我一朵。

在台北，木棉是尋常可見的。可是，住在城裏，夾在擁擠的公車上，奔走在匆忙的步履間，誰又何嘗真正認識了它？深冬之後葉子掉禿了，它更有一份挺拔軒昂、英姿颯爽；遲遲春日下花發滿樹，那奪目的鮮妍足使羣芳生妬；盛夏雨後新霽，片片葉面上是沁人心脾的水油油的綠；而清秋九月凋傷之後，那淡淡的蕭瑟與蒼涼兀自耐人尋味。可惜人們只管高處遠處去尋山覓水，不會多注意眼前這一些平常的。其實，真的只是平常嗎？可知黃花岡原叫做紅花岡，那兒滿山遍野種植的就是這一種花紅似血的木棉。

要是你碰觸過那銳銳尖尖的小刺，你會覺得它可遠觀而不可褻玩，如周敦頤所喜愛的蓮；要是你注意過那翻飛軒翥的枝椏、嶙峋峻峭的根幹，你會說它柯如青銅根如磐石，如老杜所眷顧的古柏。但細細看來，它根本就是滴落凡塵的仙人，飛舞著蒼髯書空作字，鐵畫銀鈎而不辨龍蛇。我真喜歡它矯矯出羣之外那一種繫屬人間、俯俗隨緣的親切，也欣賞它在市囂如沸、濁氣逼人下那一種怡然自適的安詳。

只是那時總還有這麼個小小遺憾，它為什麼不飄絮呢？如今在鄉下，這個缺憾竟也圓滿了。在這裏，平時已清靜了，入得夜來更靜。月光下清風微動，隔著窗紗，在牆上把樹影幻成朵朵斑駁。流螢點點，打著燈籠為你巡更，一閃一閃地，在眼前勾勒出一道道豐盈的圓弧。而蛙鳴聲聲，年輕的尖新如笙，老大的蒼勁如柝，總不怕人嫌饒舌的要告訴你夜的寧謐。這等時候，我便捨不得再讀書了，只想攤開信紙，好好與你說說話。

其二

前天一大早，老爸爸上工時繞道到我宿舍來，帶來了半隻鷄。接到手上，那鉛製提盒還溫熱溫熱的阿母總怕我住外頭吃得不好。老爸這陣子在建築工地做零工，挑磚上樓。四、五十了，還做

那樣氣喘汗流的粗工，想來令人難受。年輕時有一回他去西螺買蒜種，算命的說他會耗盡祖產，一生勞碌。他把那人臭罵一頓，因為那正是他當選農會代表，種一兩甲良田，在地方上人氣正旺的時候，他如何能信？那知天算難逃，一切如命，他竟由此浪跡四方，做攤販，做捆工，做拆船師傅，少有室家之樂，為生活嚐盡寒風與炎陽。

老爸是個脾性暴烈的粗漢子。我小時候常因他和老師談話時夾纏的粗口而極端尷尬，有時也因考了第二名還要挨籐條而憤怨難平，最氣的是他和阿母吵起來時的蠻不講理。但是他才十二歲祖父就歿了，有回大年初一向祖母要一塊錢，卻被她追著用扁擔打；而他即使有錯，也只是糊塗欠思量，並不會存心花天酒地，讓妻子兒女寄人籬下。想想這一些，我便只有矜憫與酸楚，在他成長的歲月裏，他原不曾領受到多少關顧與疼惜！去年他兩度開盲腸，阿母在人前嘴硬，說他活該受罪，卻仍然為他熬鷄湯、燉鱸魚，還暗暗告訴我，他在醫院昏睡時一直喃喃不停地叫著我的名字。

阿母就是這樣的，我從未見過像她這樣即使受盡委屈，也還願意盡自己的本分，要求自己一切如理的人。她真的能夠溫柔敦厚，怨而不怒，在我看來，她本身就是一首最中國的詩。

有些鄰居說阿母簡直是懦弱好欺，竟能同意把老爸養在外頭的女人接回來，只要求她煮煮飯做些家事，自己則願意到田裏邊淋雨曬日。她不識得一個字，也不知道什麼論語孟子，但細推她平常的為人行事，明理識大體，竟比那詩書滿腹的還強。她不是村俗的愚昧無知，而是真正的淳厚善良。

小時候，每逢村子裏的小廟「賞兵」，或者過年過節炸丸子、蒸糕粿，常是我在竈前掌火，一邊添柴枝，一邊問她火太大嗎？或者小了？碰上雨天，難得閒下來了，她又耍縫縫補補，我就一邊做功課，一邊聽她講起日據時代的種種，講她那童養媳的辛酸。到我唸上高三，她常在半夜裏起來催我早睡，隔天一大早用教會送的奶粉加只鷄蛋沖一大碗，端到床前，要我沒講話前喝下去，說這樣最滋補。往事點點滴滴，卻常駐我心頭：一、三十年了，儘管我幾個妹妹都已改了口叫「媽媽」，我還是習慣叫她「阿母」，阿母阿母，一分鄉土裏自有萬分的親切與溫馨。

宿舍離家不算遠，坐車帶走路差不多一個鐘頭。有時突然想起我這個做兒子的只顧著忙自己的事，連在家和他們聊天的時間也不多，實在太不像樣了，於是跑回去，吃頓晚飯，說說話，再連夜趕回學校。看看老爸，雖然顯得乾瘦，身體倒還是硬朗的，尤其眉尾長毫突飛，相書上說這是高壽之相；阿母則兩耳垂珠，看來厚厚長長的，歲月雖然使她髮上飛霜，但日子的酸辛倒不曾蝕去她臉上常帶的喜樂，她也應當是有福氣的。兩老辛苦了大半生，我只望能替他們討房賢慧

溫順的媳婦，讓他們老來能夠享點兒清福。而這一點，我很有信心。

其三

初初踏上講臺的那一陣子，我自己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緊張與急切。有回氣極了竟打了學生一個巴掌，打完了，我靜下來自己想，那一巴掌是真個愛之深責之切呢？還是多半是發洩自己的憤怒與掩飾自己的無能？一晚輾轉，此後我再不會起念打學生。

那時對學生太過注意，而對自己太缺少信心。學生一句無心之言，會讓我反躬自省老半天；處理一件芝麻綠豆大的小事，也怕這怕那謹慎得過了份。呃！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，豈是輕忽得的？這原是那時的心心念念，如今回首，雖知稚嫩，卻覺可愛。很多事情，放下了固然是鳶飛魚躍，海闊天空，但放不下也自有放不下的動人心弦處。人真能把一切都放下了，這個世界豈不是無味之至！譬如說，我難道真能把你放下麼？我喜歡把金剛經裏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拆成兩截，「應無所住」是去私走蔽，「而生其心」是有心有情。去私去蔽才能不粘不滯，有心有情才不致變成一段枯木，一塊頑石。我知道這麼講經定然是佛呵祖罵，吃棒吃喝，且不去管他，我本來就是個放不下的。你也十足是個放不下的吧，不然怎麼會就爲了學生不經意的一句話而感傷流淚，大覺委屈呢！

教書越久，越能體會作育的艱難。一般人總說不但要做「經師」，還要做「人師」。其實經師已是大大不易，人師更難企及。聖哲如王陽明，在龍場就說他是「惡且未免，況於過乎？」向學生誠懇地承認自己有心之罪惡尚自不免，更何況是無心的過失？這不是他謙虛客氣，而是坦誠真實，唯其坦誠真實，才更令人又敬又愛。瞻望這樣子的古人，心中所受的感動真是一種無可名狀的震撼。想想自己，一身上下多少毛病，豈敢再自居什麼人師？只盼望自己對人生能有更多真切的體會，對世界能有更多相應的了解，如此可以借著書本開示的道理，爲有心的學生做一點接引的工作，不是讓學生學我，甚至也不是學孔子孟子文天祥史可法，而是讓學生認識人，認識自己，把自己做成一個他們應該做的人，如此而已。不知道誰說過這樣的話：「教學是點一盞燈，要點燃學生心中求知的熱情，而不是填一隻桶！」我時時以此自警，怕只成了個填桶的。

身在教職，學生總抓住了我們大部分的關注，而一談起來，不知不覺的就嚴肅了。此時月白風清，實在該和你說些有趣的事的。

前些時，老爸透過大舅媽的安排，趕著我去相了一次親。我根本不想去，心裏頭已經穩穩當當一個人在那兒了，這個親還有什麼好相的？去了，豈不是徒惹難堪，對自己不誠，對別人不敬麼？但畢竟拗不過老爸，他說那位小姐連父親母親都已在那兒等著了，不去對不起人家。到了大舅媽家，那父親盤著我東問西問，那母親也左看右看地把我瞧了個夠，我幾個妹妹則躲在一邊偷笑，擠眉弄眼地，鬧得我窘態百出，有一言沒一語的只是支吾。好不容易捱過去了，直到回了家心神一定，方才想起問妹妹說：「喂！那女孩子到底長得怎麼樣？」這一問問得她們轟一下全笑起來，說我這不是去相親，是被相。

你要知道，老爸二十結婚，如今我已近三十了，因此每次回家總要問起「台北那一個」，而我總回說「還早呢！」他看我實在久沒動靜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就央求人家作媒了。事情雖已過去，但那一陣子老爸對我頗不諒解，好些天不同我說話，因為他心目中的好親事被我否決掉了。

好像和你說過吧，在鄉下，說親事是很簡單的。男孩女孩年齡到了，就在媒人婆安排下，兩個人對看一看，雙方父母也相一相，順眼了，左鄰右舍再探聽探聽，就可以選定了日子下聘迎娶，於是陌生人就一變而為親夫妻了。城裏的作法則是鼓勵多交幾個朋友，以備來日精挑細選、汰劣存優。我倒認為，姻緣姻緣，婚姻主要靠緣份。這不像買蘋果，一個個先放在眼前照一照，再拿在手裏掂一掂，東挑西揀，有了好的還想更好的。蘋果是蘋果，無妨掉過來又換過去，拿起來又放下去，但人總是人，該有情分在的。

不錯，就是情分。你曾對著我笑，說：「你這個人啊，誰嫁了你，你都一樣待她好的，又何必我來嫁！」是啊，誰嫁了我，我都一樣的待她好，可是，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可以和我交響，不是每一個人的性情都可以與我共鳴，我又豈可能對每一個人都有同樣一份深摯的情分？家道敗落，家裏經常吵得鷄飛狗跳，神不安魂不寧，與我有同樣沈痛體會的，是你；背著行囊，從溪頭走到阿里山，在滂沱大雨中渾身溼透，又餓又凍相攜相扶地跋涉過山山水水，與我同行的，是你；對無房無產，打算一輩子教書的我，不曾敬而遠之還能青眼相加的，是你；讓我相信，即令我一生落拓，跟著我一輩子吃苦，也能夠無怨無尤的，也是你。在你之前，我也曾有過一次次荒腔走板的試探，幻想過一幅幅幸福的遠景，但事後總驚覺，那原來只是一次次美麗的誤會。只有這一回，碰到了你這麼一個聽者，我才知道，原來我也能唱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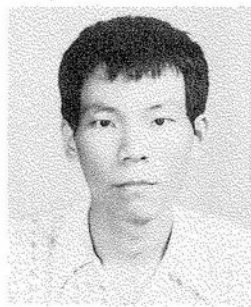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你該知道了，能夠娶來當太太的太多太多，但要有這些情分的卻是絕世難逢，就這樣

，我決心不讓錯過。

回頭看看，每一個有你的日子都光彩閃耀，如一粒粒晶瑩透亮的珍珠，於是我就忍不住要熱切地向你討取將來了。老爸上一回氣過了，這一次已等不及找了人合黃曆、選日子，過幾天就要北上去提親了。那廝守的景象似已觸手可及，廝守，多美的一個詞兒，不知那兒聽來的，夫妻廝守，是一種「相溫相照」，是的，給予足夠的溫暖，照亮另一半的生命，願我們往後的日子，能為這有情的天地，作出一個最真實最美好的見證。

路與鞋

散文佳作 雷台有



雷台有

民國45年12月8日

安徽省太湖縣

國立中興大學台中夜間

部外文系一年級肄業

經歷／

鐵工、製鞋工人

現職／

學生

曾發表之作品／

「向陽協會」、「寄語」、

「除夕一夜的冷雨」、「過

客」，各篇散見報刊、雜

誌文藝版。

這批一色六雙全黑的紋皮高級靴，經過我細心琢磨之後，光鑑如鏡的鞋頭，不僅可以倒映出我額際的汗滴，細緻柔韌的皮革，也已隱隱蘊閃著晶潔的光澤，而「桃園牌」純正黃牛皮底曾經蠟染的底緣，更已光滑如凝脂般地微微透著黑亮了……。

但我仍在一遍遍修飾著，一遍遍檢審著，像一名藝術工作者，在即將完成的作品前，惟怕輕忽的遺漏會留下瑕疵，而以最多的心思作最後的投入，我的心情充滿了細膩與虔誠的專注……。

牆上古舊的掛鐘敲過了四響，我才意識到時間已進入倒數的尾聲。站起身來，我伸舒酸疼的腰，習慣性的面對左手邊的落地長鏡，活動一下坐久的筋骨。斑蝕的鏡裏，回我以模糊的身影，我不覺想起這面鏡，彈指間竟已照我十年。只是十年前，這方明鏡初懸時，回我的是青春的顧影；十年後的今天，同樣的鏡前同樣的我，歲月卻已不再如舊，時光雨落成斑漬叢積的鏡面裏，不僅再也照不見我年少紅顏明眸的映影，我已湧現出幾許深深的皺紋了。

我怔怔望了一會兒，煙雲一籠的灰濛處，我不覺觸動青春不再的感懷。但細細深想，卻又覺得成長的刻痕，歲月的疊影，似又不同於鏡照的那般單純，只合於面鏡的俄頃，慨然於額頭憑添了皺海，鏡底已失了紅顏……。它似乎應如開麥拉的鏡頭，所曾攝留在我生命底片上的過程，一張張一卷卷，無非是記憶的珍藏，且不論是黑白或是綜藝的七彩，我但要回顧，便能重映那一串動心的畫面在我憶中的銀幕上，永永遠遠存在著最充實的慰藉！

這樣想著，我的目光便又落回這批高級靴上，很顯然地，我的十年就是每一雙鞋串連而來的過程，一步步走到現在，它們就是我的腳步，踏在我生命的路上，總也留下深深的鞋印……。

我彎下身來，將完成的這批高級靴陳列到架上，每一隻入手的觸覺，都帶有些微的震顫，每一眼最後的凝望，也都使我玩味良久。對我而言，它們確有極深刻的意義的。因為在這一剎前，它們的前身不過一塊牛皮與方底，卻在我的一雙手下，以剪裁以刀削以針車以錘修，由平面而立體塑成它們而今的鞋型，更以細膩的心與高度的巧，為它們除去一切先天或後天的瑕疵，使它們不僅美觀而高貴，且從此能擔起它們身為鞋的責任，任勞任怨於千里的長路。這製作的過程，既有我汗水與心血的鋪呈，當完成時，自可比是我生命的結晶，像童話故事裏的老木匠手塑的小木偶在他心中所佔的地位一般，它們在我心中也佔了極重的份量。況且，從許多年製鞋的經驗上

，我懂得自己生命的過程，無非也是製鞋的一般模式，需要剪裁也需要塑造，需要錘修也需要細膩的處理。因此，我對每一雙鞋的付出，已不僅僅是汗水與心血，這其中其實也包含了我內在生命的縮影。

也許十年歲月是可數的，但我曾製造出多少鞋卻是不可數的，而這不可數的鞋中，究竟有多少心血的託付，就更無從算起了，因此，疊積我生命的過往，總有一懷豐盛的收穫，令我自覺慰忱。尤其望著手邊的鞋，我不免要回溯至我初為學徒時，流過血也流過卑屈的淚的記憶裏，似乎就是我毛蟲的過程，也是我繭化的過程了。那時每天清早七點半上工，一進店門便是夜晚九點的另一程歸途，沒有假日沒有薪資，日子惟以鞋店為圓心，我是圓內不斷以弧形軌跡移動的點，不能脫軌也不能逸出圓外，我是忙碌的。而銳剪與利刃，長釘與鐵錘，我不僅忙於試鍊它們，我且也被它們試鍊，只是相互的試鍊下，總是我的汗滴與血痕渲染著它們的堅體，然後重印於每一雙鞋上。但真苦的並不是這些，真苦的是整顆心的不落實。因為老板慣愛唸叨的一句話：「你不學可以回去啊！」常以箭的穿刺透心而過，使我難以忍受。為此我常負氣而回，也為此常受爸媽的百般責備。我是無能辯解的，且事實上我也清楚，爸媽苦口婆心勸我好好學門手藝，無非是怕我一個身有殘疾的人，若無一技在身，我的後半生必然無所指望。因此，到末了，爸媽總為此低聲下氣的向老板求情，我也每每被逼流著屈辱的淚回到店裏，繼續學徒的生涯……。

呵，那確是我灰色的少年時代啊，黑白的舊片裏未嘗有過歡顏。但如今回想起來，我從困頓中學得堅強，又從屈辱中昇華了淚水為遠眺的明眸，望向生命的來往，每一過程真實的塑造與攀爬，它確也是我生命中最多收獲的年代呢。

我學了兩年，便對製鞋有了起碼的概念。三年之後，我成為全能的師傅，從打樣到成品，都由我獨力製作。學徒的卑賤至此完全改觀，一則老板上了年歲，已不復眼力和腕力，再者，我的獨立作業也不是平常師傅的能耐，因此，老板一家奉我為上賓，極盡關懷愛護之忱，以厚情鎖我，使我始終不忍背離……。

一晃眼，十年就這樣走過，我在製鞋上投入的心血，不免使我眷惜每一雙鞋所涵示的意義，也由於在製鞋的過程中成長，更讓我無法淡漠曾經走過的腳步。偶爾平鋪十年過程，從老式的大頭鞋，到中段流行的日本鞋型，到後來高級的尖頭鞋，再到如今的義大利鞋型，漸走漸高級也更精緻的趨勢，亦將我帶上了細膩的剪裁與高度的技巧，即使說來還談不上出類拔萃，我卻已能自傲於自己的一雙手，確也是經過一番塑造與錘煉而來的。

我是愛惜這得之不易的才能的，我也真真重視自己所曾付出的心血與努力。若有一天，當我

走到生命的遠處，回首眺望前塵舊往，相信只要從一雙鞋上，我就可以追溯到我年輕的歲月裏，真實的過程必是一雙厚實的鞋底走過的那種人生。

是的，若有一天我回頭。但如今我卻必須走離這條道路，去嚐試走另一條未卜的學問之路。四年前，它從我製鞋的生涯中分枝出來，四年後的今天，它成爲我生命世界的主流，亟須我全心全意的投入。

也許我只能說：生命的現象是單純的，但生命的世界卻很複雜。許多年前，當我以製鞋的長才自許已破繭成蝶，忙碌於物質的豐收時，我曾以爲那就是生活。但隨著生命的生長，卻漸漸發覺我貧乏的學識，竟使我精神的世界始終停留在庸俗的境地，無法攀升，我爲此開始有了疑慮和不安。尤其日常所接觸的那些人，大都是在精神空虛的歲月裏銷磨去了青春，到頭來只落得語言乏味，一身儉俗，我便深怕自己以此而往，等有一天清純也褪色的時候，我也同流於庸俗之地了。於是我真心的要求自己，不要永遠停留在精神世界的蛹繭裏，不得蛻化，任生命的高遠境界隔於生活之外，無從體認人生之美的真實內涵。

沒有什麼能帶給我信仰，我惟知高深的學識恆爲內在氣質的幻化，可以使我生命境界提昇至一定的層次，不再卑瑣於世俗的生活。因此，四年前，我進了夜校，立志向學。

三年夜校高中，日裏我以汗水沐身，夜裏我以書本滌心，常是早上一出門，便是夜深時的歸來，極盡忙碌奔波之苦。父親爲此說我住家像住旅館，母親也總當我是遊子，甚少見我有過空閒的時候，可以坐在家中一享天倫。但我除了略懷對父母不能盡心侍養的遺憾外，我並不會後悔，因爲這份理想是無數次勘悟後的抉擇，即使行路難，我也甘願豁出賭的豪情，去充實我生命的內裏。

我永遠記得初進夜校高中，自認虛長幾歲的年紀竟也還算年輕時，那種刺激是令我刻骨難忘的；而面對那些服過兵役，再從國中到高中，一路讀上來的同學持之以恆的毅力和信心，尤讓我由衷的驚讚過。他們都是曾經滄海的人，夜夜以一臉倦容迎輝煌的燈火，卻是一般的虔誠，所謂有深刻意義的事，莫過於如是了。初時我本抱著好玩的心情，末嘗有過真心的打算，但受了這些同學的感召，我終也被同化於辛勤灌漑自己心園的努力中，潛心向學。許多時候，我們對未來是充滿信心的，但有時當我們真的倦累了，我們也會變得沉澱而無再向上攀爬的勇氣。只是高低潮的心境裏，我們恆有一句名言支撐著我們的意志，那是我們的校長，一位成功的教育家所贈予我們的座右銘「不經一番寒澈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」。這句話，使我們自覺有別於溫室的花朵，就必須靠自己的脊柱撐起自己的胸膛；也使我们悟得既非簷蔭下的寵兒，我們就必須頂起自己的天

空，在風雨中靠自己走步……。

在這樣多志同道合的同學相互的激勵下，這樣多熱心的師長心血的栽培下，很可幸地，我們竟也有四位同學一舉考上大學，兩位上了東海的日校，一位女同學上了台大夜間部，而我，也僥倖的進了夜中興。

夜中興的生涯有甚於過去的忙碌，一則身在文學院，必須博覽，已不同於昔時純爲考試而讀；再者，製鞋的式樣也不斷推陳出新，更令我窮於應付。如此一年下來，我忙碌與熬夜透支著精力，使我原已瘦弱的身體，竟像一口欲竭的井，不再能支持我以源源不絕的新泉。尤其即將進入暑假前，暈旋與眼黑的現象，以及體能的衰退，在在警告著我已掏空的精力，正瀕於崩潰的邊緣，我是不該再這樣苦撐下去了……。

我是不該再這樣苦撐下去了。然而，一進入假期，更糟的現象是我原有的忙碌未改，卻又常常終宵無眠，使生活的步調至此完全失去控制，淪落在惡性循環的病態生活裏，健康倍受摧殘，精神也呈現了消極與頹靡不振的副作用，無能自拔。

好久以來，每對鏡照我憔悴瘦損的容顏，我每多一分震撼，因爲我無血色的臉莫說青春早失，甚也被一層蠟黃的黯色覆我以枯槁的形容，使我冷自骨髓的顫意，總深裹著我的毛細孔，一想到生命的枯萎在我少壯之年，就不覺全身泛寒，衷心不甘！

但我何去何從？我何去何從呢？老大的年歲告訴我，我應該到了創業的時候；然而好不容易擠入了窄門，學問的堂奧必將爲我所窺的憧憬正已展開，我又怎麼甘心放棄？於是，無數的失眠夜裏，我迷惘也掙扎也痛苦著魚與熊掌的不可得兼。而多半時候，當我想及入大學的那年秋天，我白髮父親病逝，那時我心境的悲涼，一則以事業未創，再者以學業困我，我曾多麼自責無可告慰父親在天之靈，我便想放棄學業。但一觸起許多年前的感悟，我卻又怕一旦失了學業，落入生死的塵埃，終不免淪於僧俗之地，我便又不甘心庸碌的一生。爲此我很難驟下決定，惟有在思慮的煎熬下，飽嚙著再抉擇的迷亂心情！

然而，我整理著曾經的過去，眺望著未知的未來，卻漸漸感悟出，在我思想的深處，我依然寧求生命的高瞻遠矚，也不願庸守一生的卑微。因爲我的半生歲月，身體的殘缺，家境的清貧，乃至我學藝的過程，求學的道路，恆不是輕易的揚帆而來，而都是橫舟以渡。我但願這一生有所爲而爲，不白白負我人生一場，我就必須秉此精神，向我生命的高峯攀爬。且我一直堅信，能成大功立大業的人，必以大學問爲基礎，也必以大學問爲機會的叨門者。我若是以小小成就爲滿足，我便將被無形的障礙所侷困，永遠超越不了自己，更遑論生命境界的塑造了……。

我如此深慮過後，便決心以充實自己如淵的學識爲要務，作完全的投入。我取得母親的諒解，也取得老板的支持，因此，在這段最後的假期裏，我便以這六雙高級靴，結束我十年如一日的製鞋生涯。

只是，臨到此一刻我就要走了，我久久不能釋手的心情，卻變得極端的複雜。也許十年不是等閒過的歲月裏，有太多心血的託付，使我無法淡漠個中的深意；也許對此去的路程，必不免一番艱難的跋涉，我也多少有些徬徨。但當時鐘終於敲過了五響，我卻毫不猶豫的走出店門，因我知道，我永不畏縮的腳步會給我依靠，我一顆勇於逆往的心，也會給我祝福。況且我是多麼相信，十年製鞋的歷練，不僅是我生命中最堅實的一段路程，我並悟得，向我生命高遠處大踏步的出發，我應也有一雙鞋獨走千里的豪情如是！

我聽見妳的手

散文佳作 李月瑛



李月瑛

民國52年4月20日生

台灣省台中縣

實踐專校家政科

經歷／

學生

現職／

學生(實踐專校家政二)

曾發表之作品／

失去的明珠(為新聞徵

文得獎作品)

妳的到來，是全家的喜悅，妳的不幸，更是全家的心疼。妳有著清清秀秀的容姿。一雙明亮靈慧的眸子，挺挺巧巧的鼻，小小甜甜的唇，漾著淺淺朗朗的笑。

然而……。妳看得到世界的美麗豐彩；卻聽不到它的優美悠揚。妳閒得到宇宙間的芬芳馨香；卻唱不出它的萬千情懷。妳吃得到天地間的美味佳餚；卻說不出它的可愛美好。

從小，妳一直很乖巧，總是靜靜地坐在一旁看著我們玩，看著我們追逐吶喊……你總是看著我們笑，就跟著綻著笑容；茫然地看著我們爭吵，試圖從臉紅頸粗之外的手揮腳移尋出一線一脈詮釋；戚戚地看著別人掉淚……。

小時候，妳最盼望的是寒、暑假的到來。每當這時節一到，爸爸媽媽、叔叔嬸嬸，就會帶著哥哥、姊姊、妳、弟弟和我一起回爺爺奶奶家。

在那麼多的孫子中，爺爺最疼妳，他比誰都心疼，妳靜靜的乖巧清麗，他比誰都痛恨，那一場讓妳唱不出歌來、聽不到音律的疾病。

當我們在大院子中嬉戲玩鬧時，妳常和爺爺坐在一旁，爺爺總是一手托著煙斗；一手撫著妳的頭髮。安安閒閒地看這眼前的光影流離。

妳更常陪爺爺到花園中，看看花兒、拔拔草，幫爺爺種種花。爺爺的花是摘不得的。他常說：「好好的一朵花兒，為什麼不讓它在自己的枝頭上自由自在的開放，而要摘下來，摘下來後又能保持它多久的生命？」但是，妳卻是一個愛摘花的女孩，總愛拿一小束花在手中，輕輕地嗅著……；爺爺總是爭一眼，閉一眼。心疼地馬馬虎虎算了。兩樣讓他心疼的事碰在一起，卻成了一種安慰，因為他看到妳的喜悅。

有一回，妳還記得嗎？那一年妳七歲，妳興沖沖地要採花，奶奶要妳先徵得爺爺的同意。那還有什麼問題？妳一進一出，拿了剪子往園子跑。進屋時，看妳笑盈盈地對著花兒左看右瞧。哇！難怪妳那麼鄭重其事，又「請命」，又帶花剪，在妳手中的竟是那年園中第一朵綻放的天堂鳥。聽堂中的衆人都楞住了，爺爺一瞧便整個人鬆了下來往椅背上靠。一臉笑不出來又氣不得的歎息。誰都知道，爺爺最愛天堂鳥和玉蘭。他都不許姑姑剪下來插花的天堂鳥，竟在妳手中，任妳把玩。爺爺知道妳愛花，妳從爺爺家也帶回不少花了，每一盆都是妳回爺爺家時，爺爺移植或扦插

到小盆中的小小盆景。

爺爺奶奶太寵妳了，叔叔嬸嬸太愛妳了，家人、兄弟姊妹又疼妳……卻也害了妳。妳敏感得厲害。越是長大，越是覺得世界上的人都虧了妳、欠了妳似的。妳也常鬧得有些無端無由的。妳容不下不順遂、不如意。妳的眼眸中，不再是清純的亮麗，而是複雜的情緒。

我們兩家住得近，就像依然住在大祖宅中一般，嬸嬸常對我媽媽訴說著妳的改變。人一長大，總是會有所改變的，然而，爲什麼，妳的改變竟是令人那麼痛心。在老家，爺爺奶奶不許任何人說妳是聾子，是啞吧。儘管妳聽不見，他們一樣怕傷害妳。而所有的家人，疼愛妳、呵護妳的結果，竟是一顆自私、殘忍的心及傲慢、無禮的態度嗎？既然妳能夠傷害別人，自然也要能承受傷害。人的成長，都有一段百味俱陳的心路歷程。也許妳的成長，比我們更苦澀一些。但妳不應該活得如此怨對、如此尖銳。妳的遭遇，在家人眼中是不幸。但是，在不幸的人眼中，卻是一種滿足。

兄弟姐妹間要互助互愛，相規相勸。妳那麼令親長傷心，衆兄弟姊妹只好冰起心來，冷冷地對妳，只願妳能清醒，只願妳能清醒……

昨夜回家，驚訝萬分，桌上的邀請函竟然是妳寄來的。手語歌與默劇的演出——我聽見你的手。我整個人都呆住了。分不出心中翻騰的情緒，究竟是什麼？

節目於晚上七點半開始，首先由手語之家的一位先生致詞揭開序幕。

妳冉冉走出，參加第一個節目的演出。全場靜寂，只有樂曲的前奏在響著，在這短短的數十個音符中，每個人似乎都在做著情感的交流、心靈的溝通。

妳們整齊地劃出第一個動作。纖纖素手深刻生動地闡述曲中的情意。「如果有一天，陽光不見了，世界會變冷，什麼也看不到；如果有一天……」盈盈淚光在嬸嬸的臉頰上喜悅地流閃著。我不禁一陣翻騰悸動。我終於又看到那個既可愛又善良的妳了。「……因爲我們心中，藏著有一份愛，所以陽光和小雨，會與我們同在，愛就是陽光，愛就是小雨……」愛就是陽光般的和煦、小雨般的滋潤，更像陽光和小雨般地自然，不多也不少……

素手纖纖舞著舞著，一首唱出來再如何深具感情的歌，都比不上用手語唱出來的感動，那眼神，那手勢真是攝人的含情脈脈。舞台上的妳們是一隻隻潔雅的蝴蝶，輕快自在地飛舞，舞出自己的青春及大地的春季。

靜悄悄的場面，大家都專注著舞臺上的一舉一動、一顰一笑。韓劇團的默劇，那般傳神、深切地描述一個個的故事，感人而美麗。整個過程中，散發著令人心寧氣定的祥和。所呈現出來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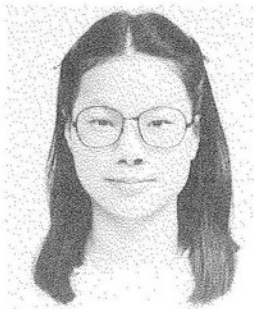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，竟是那麼無怨無恨，無所怨尤；而是滿足的恬靜與細膩的情愫。他們對世界的回報，竟是如斯溫厚而豐彩。

我的好妹妹，這些是足以讓你學習的。一顆溫厚的心靈，會讓你更快樂的。看著妳「唱」著一首的歌曲，鏡頭中的景象模糊了。我拭去淚珠，再度瞄對鏡頭，我心中一片光烈潔淨。像是經火燒亮、歷水滌淨一般。

此夜此景，我要將這幕幕感人肺腑的畫面、氣勢萬千的景象，一一攝取下來，送給爺爺、奶奶、爸爸、媽媽……及所有的親人。告訴他們妳的改變，告訴他們我的愉悅，更讓他們也分享妳的投入、我的感動——讓他們也聽見妳的手。

生命的祭禮

散文佳作 高鳳美



高鳳美

民國51年1月14日

台北市

台北市立師範專科學校

畢業

現職 /

台北市立西湖國民小學

教師

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」，又是清明時節，人來人往，帶著鮮花敬果、三牲祭禮，在那墳前燒起黃白冥紙，點起香紅燭火。於是，剎那間，在那白色的靜寂中，閃爍著一個個小小的色彩，好似一羣小小的精靈，帶來多少愛的訊息。於是，剎那間，在那紅色的光芒裏，散發著一絲絲觸動的溫暖，好似多情的人們欲藉著那卑微的燭光一傾思念之情。唉，逝者已矣，生者卻何堪？父親呵，我恆久的思念，今日對您一訴思念，願您欣見子女們如同生時一般。

父親，從小我就失去您的呵護，我從不知，是我降生的太晚了，還是父親您走得太快了？這真是永久的問號？！

父親，您逝去時，我才兩歲，正是學走的年齡；而您正值英年，正是創業的好時機。只是，可恨病魔奪去了您，讓您失去了未來幸福的一切；而年少的孩童也失去了一生的摯愛。

父親，您與年幼的我，宛如二條時光的交錯，就剎那間的接觸而成二條不同的道路。在這二條時光道中，父女還來不及互訴親情，便已成了永不交叉的平行線，直至冥界。唉，爸爸，那時節稚幼的我才剛踏出生命的初步，您便撒手踏上人生的歸路。就這樣，留下無限惆悵與愁思，深深植在家裏每一個人的心中。

父親，人生最慘痛的境遇，就是這種無奈的生離死別吧！您走了，留下慘痛欲絕的母親和五個悲啼的孩子，而那時，大哥才剛小學畢業罷了。

在這哭泣聲中，有一個聲音是我的，但是，那時我太小了，小的什麼都不懂，只會在父親的靈柩旁嬉戲如常。

真的是太小了，小的對您一些印象也沒有，每當我試著探索那塵封的記憶處，結果總是引來一連串的嘆息。在那記憶裏，沒有一絲屬於您的痕跡，只有一片空白。唉，只好用我的想像，及媽媽的告語，編織些兒時的夢幻。是夢是幻？是虛是實？卻充塞在內心；是真是假？是癡是傻？卻迴盪在腦中！那些兒時夢幻何等悅人。

家鄉紅磚瓦的古厝，今已灰白，換上剛硬的水泥，和上白色的油漆，成了現代的建築物；基隆河畔的風景，今已黯淡，換上污泥的充塞，和上廢水的色澤，成了現代的垃圾河。而父親呵，景物如此變幻，人物也是如此呀。

古厝的人們依舊辛勤的工作，如同古厝的夕陽依舊餘暉迷人。但是一旦立在河畔，便想起過去種種而不勝唏吁。那溪水昔日曾清澈見底，魚蝦曾優游其中；那蛤貝曾是餐桌上的可愛佳餚，那螃蟹曾是兒時的玩伴，而今已非。昔日的光景，今已陌生，只留回憶點點，「屬於過去的記憶，屬於現在的際遇，在心中湧起而相會」，父親，在我歌唱時，在我獨處時，我感到與您如此接近，時光流轉下，惟一不變的是我對您的思念，儘管這世界變的太陌生。

一樣的月光，照著基隆河畔，

一樣的冬天，下著淒冷雨絲，

一樣的古厝，屹立在都市角落，

一樣的日子，卻是不同的情懷，

一樣的塵埃，一樣的淚水，在那無止境的哀傷流著。

昔日，古厝曾散發溫暖的一刻，有您親切的笑語和關懷，有母親溫柔的等待，有子女們歡聚的暖流，而今呢？人生的際遇不同，本就可同日而語，或一言而喻，如同月的陰晴圓缺總無常，而海也有那潮來潮往的嘆息。每當我回顧過去，在那些空白裏，總是添一些愁緒，一些遺憾罷了——如果父親您離去不那麼匆匆，多留一下；如果我因此能多一點回憶，我也就心滿意足了。

「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。

乍晚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

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晚來風急？

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卻是舊時相識！

滿地黃花堆積，

憔悴損，而今有誰堪摘？

守著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！

梧桐更兼細雨，

到黃昏點點滴滴。

這次第，

怎一箇愁字了得！」

父親呵，任是陽光高照，也照不亮陰鬱的世界，以及那牽連多少的一脈血液的哀慟。也許我永久噬著悲哀的愁思，永久對著遺留在內心那隱藏的遺憾哀悼，而只您知曉。

父親呵，祭拜的人們已漸離去，方才的點點燭火，早已滅去，大地即將歸於原來的靜寂，父

親，我帶著您的愛離去。安息吧！

回家的途上有多少落寞在眼前伸展，我愛唱的那首歌「天倫歌」又在耳畔響起，輕輕哼著，獨嗜那滋味。但是「奮起啊」孤兒，振奮了我的精神，是的，哀思固然無奈，而對亡父的愛，也不該埋藏在內心裏，我應將這份愛廣佈，以表對您的追懷。是的，應該如此。

上帝造人以愛，而人亦依愛而生，如果人們都將愛滋潤他人，這世界必充滿了至真至善至美，徐志摩曾寫過：

「我攀登了萬仞的高崗，

荊棘扎爛了我的衣裳，

我向飄渺的雲外天望——

上帝，我望不見你——

我在道旁見一個小孩，

活潑、秀麗、

襤褸的衣衫，

他叫聲「媽」，眼裏亮著愛——

上帝，

他眼裏有你。」

多美！這是最珍貴的感情；這就是愛，真誠的流露出生命的企盼與旋律，生命好似一首歌，或一支樂曲，由高低音交錯織成；高音是快樂滿足，低音是悲傷是憂愁。這些高高低低的音符，組成多彩的旋律，譜成人生的音律。而在這些律動裏，要有愛的原動力滋潤，才是完美無暇，才是柔和適切。否則，便是一曲缺憾的結束。

愛，幻化多少神奇的故事，滋潤多少苦澀的心靈。我們生活在上帝的愛中，只要內心恆存著愛，便使生命變得多彩多姿。父親，對您的追念我已化爲行動，將這份愛轉移，獻給我百年樹人的使命上。

我願天真無邪的孩子們，在愛的包涵裏，領受更深的境界；在愛的世界裏，共同付出與感受。我願灌溉那嫩稚的心靈，讓他們茁壯長大，讓他們能穩定執著於愛的迴響。讓這愛的溫馨在他們內心滋長，而譜成一首動人的弦律。

人間最可貴的是親情，而親情之愛散發出的溫暖又是如何暖人，父親，在我執教的心血中，有對您的思念摻在其中，我願從小朋友的眼中感到愛的存在，您的存在，及上帝的存在。

夜已深沉，這屬於中國人的節日已告一段落，
慎終追遠的美德流傳在代代的血脈裏，
似亙古不滅，似薪火相傳。

鐵窗蝸貝

散文佳作 鍾振上

——縱然求得又如何

監獄不是石牆做成的，鐵條亦不一定是牢籠，無辜而寧靜的心靈，可當之為隱退修心之處；如果我有愛的自由，而靈魂上自由無拘，則唯有天上飛翔的天使，可享此種逍遙自在。

※

人能邁過四十，總該有一點點成熟感。曾經有一位獄友問我：到了這個年齡，你會不會有垂老之將至的感覺？我說：不是老，而是成熟。的確，到了這個年齡，無論在做人或處事兩方面，都應該有一定的原則。或者說，多少該有一點執著，執於自己認為的是或非的原則。換句話說，到了這個坐四望五的年齡，多少總該為自己活得愉悅些。套句現代哲學家的用語，應該是肯定自我，肯定生命意義與價值的時侯。

※

※

鍾振上

民國36年1月13日生

廣東

大學畢業

經歷／

高中教員、商

現職／

文教事業

曾發表之作品／

①後果 ②鐵窗沉思 ③假如秋天沒有搜尋你



人生是憂和喜的交集？有嘗不盡的各種情懷？想一想：原來人們的憂，多因為感懷自己，掛慮一己的得失，掛慮一己的苦樂，而許多喜悅，則是由於豁達的人生觀，將自己融入萬化之中。

所以我也常認為，我修養不成那種心胸、人格，至少對憂苦要能忍受與通過。忍受就是磨鍊，通過就是超越、領悟了。只求喜、怒、哀、樂種種情欲，皆能發乎中和。

生命總是生生不息的。我應該相信憂愁是不可避免的，不應祈求人生永遠是安樂順意的喜悅。而應該祈望的是：當我處在困境、憂悶的時候，能有恬淡的定力，足夠的勇氣和心胸，正視人生的價值，承擔自己的職責。

「上帝取去了我的視覺，使我的靈眼可以看見。」許多得失，都不是絕對的。也因此我砥礪自己，在我遇到不順和困厄時，總要放大眼光，要盡最大的努力，要樂觀、堅毅。那麼，每一個艱難時刻，都可能帶來新的契機，化憂慮為喜悅！

林肯總統的一位顧問向他推薦一位人選，林肯拒絕了，他說：「我不喜歡那個人的臉孔。」但是，臉孔是天生的啊？「不，每個超過四十歲的人，都要為自己的臉孔負責。」

的確，孔子也說：「四十而不惑」。四十年的歲月，必在每個人的臉上留下許多——悲傷、錯誤、孤獨、失望、挫折；但也一定留下愉悅、信心、明智、仁愛和尊嚴。

人，有決定自己生命的權力。有句俗云：「魚爲奔波始化龍」，這句話告訴我們，生命必須接受各種不同的生活歷練，才能茁壯。生命的可貴，在於接受各種挑戰而屹立不動，海明威曾說：「人可以被擊毀但不能被打敗。」若能滿懷信心，超然執著，就會有如陶淵明那種「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」的生命感悟。

生命的價值是自己創造的。

對我來說，「赭衣一千個日日夜夜」是超越自我，更是一種精神——而這個「似乎有一種神奇的力量」的理想像顆種子，在我心中萌芽，有了掙扎也有了突破。

※

也許，我們不能改變人生的劇本，但是，我們可以選擇人生的角色。

讀大學的時候，偶然在教授一幅字畫上，看見一首詩，其中有這樣兩句：「背陽弱草如絲瘦，春到枝頭也著花。」當時的印象很深，覺得有趣，因此歷久不忘。

二十多歲步入社會，在求取事業的途程上奔競，其間經過屢次挫折，屢次振作；屢次仆跌，屢次興起。有了這些經歷之後，少年時偶然記得的這兩句詩卻常常浮現腦際，而這時我對這兩句詩的體會，不是有趣了，而是頗有道理。

我由我的經歷，體會詩句所言，我有些了解：人生沒有永遠得意的，也沒有永遠埋沒的。那祇看本身是如何的把握在這順利騰躍的機會；如何應付坎坷晦暗的遭遇。能夠對這兩種極端不同的景況，適應得當；得意時候可以不至於失墜，失意時仍舊能夠重振。所以即使背陽的小草，雖然細弱，但它仍有潛在的活力；春風一到，大地和融，萬物生機勃發，榮茂滋繁，那小草便也別生新枝，燦然的綻開了明麗的花朵。人的際遇，何嘗不是如此？

當我們駕起生命之扁舟，航行於人生的河流時，誰能預料到會遇見怎樣的風景，怎樣的天氣呢？也許是波光激盪，其平如鏡，也許是險灘礁石，風狂雨暴，就連最有經驗的水手，都無法預測明天將遇上一個怎樣的氣候。冰島的漁夫們，在晴朗的日子裏出發，到海洋上碰碰運氣，又怎料恰恰遇見一場可怕的風暴，而捲沒在驚濤駭浪中呢？生之旅程便是一連串的探求、嘗試和冒險，有成功，也有失敗，有喜劇，也有悲劇，有時行於坦途，忽然發覺懸崖峭壁，此路不通；有時走在崎嶇山徑，卻又峯迴路轉，柳暗花明。成敗的關鍵，往往半由人爲，半由機遇。袁子才詩云：「頃刻風波有萬重」，正是對人生的際遇作了最好的寫照，最好的詮釋。

際遇與命運彷彿形似，而內涵實不盡相同。蓋命運若冥冥間有一個超人的主宰，操縱著人的

吉兇禍福，它像是一種宇宙的神力，具有無限的權威，我們即無力突破，也無法逃脫，只好俯首貼耳，任其擺佈。倘若我們不幸陷入宿命論的漩渦，就失掉了自主的意志，精神墜落，形同不偶，再不能有任何積極的作爲了。際遇則純係人事的巧遇與機緣，雖然行踪飄忽，但終非全無跡象可尋，憑著你的機智與銳敏的感覺，就像獵犬追尋牠的獵物，自可因利乘便，隨時把它捕獲到手。西諺云：「萬勿失去千載一遇之良機」，此一機遇，在你猶如得到順風的助力，瞬息之間，揚帆千里。善於把握它，則凌虛御風，無往不適，成功向你招手，幸福向你微笑；不善把握它，則如曇花一現，流星一閃，錯過的便永遠錯過了，碧海青天，追悔莫及？成敗順逆之間，只有一線之隔，全看你能否善於運用罷了。

際遇的重要，已如上述。一個有智慧有魄力有擔當的人，不但善於把握機緣，且憑其堅忍不拔的意志，隨時開創生活的新境。他永遠作自己的主人，而不作環境的奴隸，他便是一個勝利者、成功者。惟盛衰無常，人事難測，百萬富翁可在一夕之間，變成一貧如洗；高官顯爵也會於俄頃之際，風流雲散，了如春夢無痕。人的一生，順境與逆境，時時交迭轉變，難以控御。祇要能保持快樂的心境，廣濶的胸襟，與一種道德的自覺，便會神定氣清，鎮靜從容，處順境，毫無矜驕，處逆境，泰然自若，則何往而非坦途呢？子貢說：「古之得道者，窮亦樂，通亦樂。所樂非窮通也，道德於此，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。」朋友呵，當你在人生的路程上銜枚疾走時，仔細的體驗一下這幾句話所含的深意吧！

背陽的弱草，祇要根深蒂固，春風一到，總會有花開之日；但花既能開，花就必謝；最重要的在花謝之時，適量的培根施肥，霑雨潤露，明年春到，必能仍見花開，嚴冬一過，便是春天，培養等待，是所必然。

※

囚犯的整個生存意義都建築在牆外的世界上。他爲了超越牆征服牆而活下去。牆外的世界是否美好甚至是否真正存在其實並不重要。一旦囚犯發現牆是不可克服的，他只有完全崩潰一途。隱士的生活和囚犯無異。唯一的不同是他們用他的自由選擇了隱士生活。即使在隱士和外間世界間有一堵萬仞高牆，隱士仍是自由的。

※

從鐵窗向外望，見鳥兒飛來飛去，雌雄相互追逐，狀極親密。不論是甚麼時節，不論是何色羽類的小訪客，牠們飛著、跳著、煽動著小翅膀，點動著小頭，讓小園裏充滿了詩情畫意，牠們所譜成的自然樂章，在我的心底充分的填上了一片和平與柔美。當夕陽西下的時候，落霞滿天，鳥兒們在瓜藤上愜意的盪著鞦韆，婉轉的歌聲，由這個枝頭奔向那個枝頭，白鷺橫空的行列，由

※

東向西自由地飛翔，那種姿態非常美，浩大的行伍間仍有三三兩兩特別遇到的彼此照拂著，也許牠們屬於同一個家庭。

牠們生在竹林間月光斜照的鳥巢裏，牠們死在草木間人跡稀罕的密林中，來得美去得灑脫，沒有人間種種複雜的問題，也沒有七情六欲名利財物的束縛，生活平安而自得，因與果之間皆美滿，所以上天也予以美化，倍加賜福。

人就完全不一樣了。

人是理智的動物，也是情感的綜合體，理智和情感有時美好而珍貴，有時卻變成人生的累贅。我認爲，這兩股勢力極大的因素組成了三條繩子，三條被人類苦苦追尋的繩子。

第三條的繩子到底是甚麼呢？

第一條就是情欲之索。夫妻本是天地間最自然的結合，照理說應是輕鬆平安，可是事實上並不盡然，做妻子的若不是以「過分關切」的態度管束丈夫，便是以無限制需求的態度對待丈夫；做丈夫的也不都循規蹈矩，而常在有意無意間到處留情。這樣一來，夫婦的情感產生變化，妻子愈是藉對丈夫的壓制來顯示自己得到完整的感情，而丈夫愈是在太太之外開闢無數情場，以表現自己的財力權威與多情，於是繩子也就愈束愈緊，人們時時如驚弓之鳥，也日日如無望的階下之囚。

其次是物欲之索。中國有句挺有意思的話：「有錢能使鬼推？」。這麼一說，又有幾人能見財不動心而不爲財死？本來，物欲是人類生活的基礎，有限的小物欲可以給人帶來美感和幸福，可是人不這樣知足，擁有的多便愈索求得多，生活由簡樸變成奢侈複雜，愈奢侈愈競爭。住著平安的矮房，卻想高人一籌，由平房搭建樓閣，再由樓閣發展成摩天大廈，於是他把自己高高懸起來，關在籠子裏，第二條繩索就這樣牢牢的把人網住了。

第三條是名譽地位之索。人對名聲、地位的追求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，因人們渴求的常是好名聲、高地位，而用以取得好名聲、高地位的手段卻又常卑劣不堪。此外，人們求名、求地位也是累積漸進，如同人上樓梯，上了二階期望得到更高的另一階，一旦上了摩天大樓若不幸跌下來，那祇有粉身碎骨了。所以，常在報上看見自食其咎的人，身敗名裂自殺身死，被名譽地位之索綁牢的人，要是祇貪虛名、地位，到頭來無異是自掘墳墓。

這三條繩索起初本是細若游絲，輕而易舉地就可以把它剷除。可是人們助長了它，讓它變成了線，繩子甚至鐵鍊子，人就在這桎梏之下掙扎，卻又難以掙脫，愈綁愈緊。而一個人若期盼得到真正美好的生活，則必須甩脫這些困縛，才能享受到那份自由。

還有，關於追求真理這件事，人們常是背道而馳的緣木求魚。通常人們都有自以為是的傾向，幾乎十之八九都認為自己是一切聰明智慧的泉源，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聽自己的指揮。有時這些情形的發生是基於愛，有時也基於權威慾的表現，然而不論出發點如何，被壓制和藐視的對象也有感情和理智，日積月累之後，這位強者自然會領受到物極必反的結局。這件事使我想到了喫菜：要是一個人拒絕了所有的養份，是不易得到健康的，可是一個胃口好的人，他甚麼菜都品嚐，甚麼養份都吸收，身體自然會強壯。謙虛的人，處處接受旁人的批評、勸告，吸收人家的長處，當然就會成爲賢者，不會淪爲自以爲聰明的驕縱之流。

人們常誤解真正的自由人和賢人、富者、強者，我願意詳細說明分晰：

甚麼是最自由的人？是能抑制自己的慾望的人，不受慾望的束縛而享受悠然自得的情趣。

甚麼是賢人？是能尊重他人、學習他人長處的人。

甚麼是富者？是能滿足於自己的命運的人。

甚麼是強者？是能控制自己的衝動，而謙恭有禮的人。

到此已窮千里目，

誰知纔上一層樓。

※

「一把辛酸淚，百年不復身」。

時序的更迭何其快速？

才見綠意充滿樹梢，

轉眼黃葉滿地。

生命豈不亦在時序更迭中，

從掌間不知覺的流逝麼？

對於短暫的一生，

我們究竟掌握了多少？

讓我們安靜思想。

一個人縱然掙得了全世界，可是卻換來了手銬腳鐐的狼狽情景！這無奈辛酸與窮愁寂寞的人生，又能如何？當你想要不顧一切發洩一下私慾時，希望你能再冷靜地退一步想想，是否值得拿你珍貴的自由、無價的名譽、光明的前程以及心愛的妻兒去孤注一擲？

蔣總統的巨著：「風雨中的寧靜」。其中有一段話令我非常感動。他說：「……有罪與無罪

※

※

的分別，不在於判刑與不判刑，也不在於坐監與不坐監，一個犯了罪而逍遙法外的人（失去監獄的囚犯）他良心上所受的責備，要比判了刑的人加倍痛苦。」又說：「世界上祇有兩種人可以享受到真正快樂，一種是永遠修善而不犯罪的人，一種是有罪而知懺悔改過的人。」

臺灣的社會，是完全開放的，是充分自由的！我雖是受刑人，仍能自由地對外為文，並無任何限制！而這種開放與自由，定要靠多數人的守法與自重來維繫。沒有失去自由，便不知自由的可貴！像我，如果能換回自由，我是願付出一切代價的！尤其為人處世，絕不可走偏鋒，圖捷徑，真正成功的康莊大路，在我經歷：囹圄一千個日日夜夜，已清晰悟出祇有一條——絕對的一條，那就是：腳踏實地！

對世上的錢財，我願借佛教的一句諍言，作為我今日惡果的註腳：「人生的兩大騙子是：名和利。」自由、親情、友誼、真愛……那一件不比錢財更有價值，更令人受用呢？

現在，我除了完全信賴 蔣總統說的：「法律是絕對公正的」！我也願以定罪受刑之身，靜候刑滿出獄，不過；我仍要向同情我、關心我以及責備我的所有的親友，年輕的、年長的，大聲疾呼：勿蹈覆轍！勿蹈覆轍！

我是個卑微的，昨死今生的受刑人。過去種種，早已鴻爪無痕。我想，這一切都要感激愛我的親人和師友，因為他們愛我，用屈辱、憂惶、悲戚以及一顆鼓舞我堅強活下去的愛心，提供我跟沮喪、絕望、頹唐等惡魔搏鬥的無限勇氣和力量。我才能如此恣意地再次往上生長。

我的一切都是他們給我的。

生命的光輝充滿了希望，是嚴肅的，有責任的，我不能輕易放棄！並自信在以後我也能更邁向成熟。在活著過程中的點點滴滴，都可在心底執意成千古。